

江陰文史資料

第十四輯



江 阴 文 史 资 料

第 十 四 辑

1993年10月出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江阴市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江阴市政协第十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德忠

副主任委员：尹俊生

委 员：瞿百顺

聘任委员：程以正 田 柳 陈锡良
蔡伯仁 赵雪芬 张瑞秋
沈俊鸿

《江阴文史资料》第十四辑

目 录

往事实录

1. 忆胡志明主席参观明孝陵……………李德忠(1)
2. 廖承志遭中统秘密逮捕之经过……………庄祖方(4)
3. 八十回忆录……………吴汀鹭(17)
4. 母亲之死

——中航139号渝沪复员客机空难事件

追忆……………章 楚(43)

蓉城忆旧

5. 澄江旧忆……………陈 潆(51)
6. 回忆河阳山之战……………吴纯濂(65)
7. 建国前江阴的几次学生运动……………赵雪芬(71)
8. “江抗”帮助建立的陆桥职工会……………陆天兰(75)

文教杂忆

9. 参观江阴日记(附诗四首)……………叶圣陶(79)
10. 叶圣陶访问江阴补遗……………陶德贤(83)
11. 陶社复兴详记……………陈以鸿(88)
12. 学宫“仓基田地租税申文碑”剔识记……蔡伯仁(97)
13. 江阴市聋哑学校简史……………沙泰丰(101)

行业史话

14. 建国前铁路通过江阴的设想…………… 黄本仁(108)
15. 华明电灯公司的创始…………… 张宗浩(111)
16. 江阴制笔业的崛起…………… 赵雪芬(114)

人物春秋

17. 回忆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 何济翔(117)
18. 忆李旭旦…………… 陆漱芬(121)
19. 女化学博士曹简禹事略…………… 沈俊鸿(136)
20. 怀念先父章彬(质甫)先生
…………… 章紫 章炎阳 章炎晖(139)
21. 忆先父陈嘉栋…………… 陈 苏(145)
22. 王蕴山女士小传…………… 王燮章(148)
23. 为《秋圃晨机图》作赋的夏树芳…………… 田 柳(151)
24. 陈燮卿观察传…………… 缪荃孙(155)
25. 江阴籍太平军砲骑军人吴士勋…………… 张耀宗(159)
26. 沿江四路砲台总教习朱臻仕…徐立刚 林嘉华(160)

医卫今昔

27. 长泾红十字医院…………… 闻 思(162)
28. 华士中心卫生院今昔…………… 晓 蕾(166)
29. 卫康医院简史…………… 阳 阳(169)

乡情风物

30. 盛宣怀与江阴“盛氏三典”…………… 程以正(173)

31. 祝塘镇行“抬阁”盛况忆述…………… 杜轶桦(177)

32. 上海市区的江阴街和江阴公所…………… 薛理勇(180)

纪念胡山源先生逝世五周年

33. 笔耕一生的作家、文学翻译家——胡山源
…………… 陆云湘(182)

34. 我的寄父胡山源…………… 汤雪华(185)

35. 胡山源的笔名及其由来…… 杨 郁 怀自明(192)

1. 忆胡志明主席参观明孝陵

李德忠

三十二年前，即1961年的5月，一次偶然的机遇，使我同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胡志明主席在南京的紫金山下，明孝陵畔，意外地邂逅，亲切地交谈，他还用中文给我题写了两张活页的题赠，迄今珍藏在我的书橱里，时时勾起我难忘的回忆。

当时，我正在明孝陵西侧的南京科技校任教，担任毕业班班主任。记得是5月18日下午（按：这一天恰逢胡志明主席71岁寿辰），我带领同学们集体朗诵“我们走向生活，我们奔向理想”的诗句，忽然传来了“胡伯伯登临明孝陵古城墙”的消息。可以想见，在那个“援越抗美”热火朝天的年月里，这消息带给年轻人多大的激奋呀，纷纷冲出教室，穿过田埂，登上土坡，直奔明孝陵。转眼间，跑得快的同学已奔进拱门，穿过大殿，在下台阶时，和由惠浴宇省长陪同的胡志明主席迎面相遇了。只见胡伯伯穿一身布制的米黄色中山装，黑凉鞋，白袜子，下巴挂一绺山羊胡，满面红光，和蔼可亲，胜似自己的爷爷。显然，胡伯伯也为这意外的遭逢高兴，立即操着熟练的中国话说道：“你们好！中国青年好！”并主动提议要同大伙儿在殿前摄影留念。同学们叽叽喳喳乐坏了，而更逗人乐的是当记者举起照相机时，胡伯伯竟风趣地说：“大家站好，我来喊口令：一、二、三！笑！”

话音落，笑声起，伴着阵阵松涛，把这瞬间定格。

与此同时，随后气喘喘赶到的一批同学和我，正汇聚在拱门口，情急生智地临时组成一支欢迎队伍，拟出口号、拼凑“礼物”、准备“题词本”。当胡志明主席在一位女同志搀扶下步出拱门时，我大胆地一个箭步跨上前去，紧握住他的手说：“敬爱的胡伯伯，我代表南京科技校全体师生向您问好！”说完，便将油印诗稿《走向生活》献给了他，又把自己刚收到的一枚26届世乒赛纪念章，细心地别在他的左前胸制服上。别纪念章时，他亲切地问我：“会不会打乒乓球？”“到没到过北京？”“有没有见过毛主席？”我一一作答，紧张的心绪渐趋平伏。约莫过了几分钟，正当胡志明主席要下坡时，我忽然想起袋子里还备有一本题词本和一支金笔，赶紧递上去，说：“胡伯伯，我们还想请您题个词，勉励勉励！”他笑了笑，欣然接过去，在同学们的围观下，当场左手托着本子，右手握笔，站着写了下面几行中文字：

“南京科技学校全体同学：希望你们做毛主席的好学生！胡伯伯。”写完，还谦和地问：“这样写好吗？”我们异口同声回答：“好！”这才同我和簇拥他的同学们握别。场面之热烈，也许连胡伯伯自己也感动了，他走几步，回一次头，满脸笑容抬抬手。这一来，大家都忍不住了，一下子又“哗”地冲下斜坡，直追上去。恰好追到梅花山下的小石桥畔，胡伯伯再次被同学们围住。他笑着收住步，车转身，安祥地让大家围拢成一个半圆形，又一次用熟练的中国话说道：

“好，我再讲几句：祝你们学习好！身体好！工作好！和越南同学比赛比赛！”说到这里，胡伯伯还举起双手，打了一个比赛的手势，坚定而有力，这个形象久久地留在我的记忆

里。随后，胡伯伯一行的车队缓缓离去。

以上这段经历，我当年即以散文形式写了篇《长相忆，明孝陵畔松柏万年青》，发表在有关报刊上。遗憾的是，我因年轻幼稚，没及时向随行记者要回同胡志明主席的多幅合影，包括班上十多位江阴籍学生同胡主席的合影，仅留下那幅珍贵的手迹，不时唤起我深深的怀念，触发缕缕情思。特别是当我诵读胡志明传记及他用中文所写的功底深厚的七言律诗时，思绪会飞得更远更远。

2. 廖承志遭中统秘密逮捕之经过

庄祖方

1942年5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干部部部长兼组织部长郭潜在韶关被捕叛变，出卖了正在乐昌的廖承志。于是中统向廖承志又一次伸出了魔掌。我此时任中统江西特种工作办事处总干事，是逮捕廖承志的主要罪犯。

据郭潜说，廖在乐昌有社会关系掩护，所居处，又在汽车不能进出的一条狭长街道上。当时，我想起廖承志在1933年间曾遭叛徒出卖落入中统之手，那是在上海，很快就得到国民党几个元老出面保释。而我们这次逮捕他，就得绝对保密，只有采用调虎离山之计，将他诱骗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将其挟上汽车解走。郭潜同意我这个想法，并补充说由他写个字条，说南委决定，要廖即日去桂林疏散那里的一批进步文化人，乘廖走到火车站时，突然将他挟上汽车解走。郭将纸条写好后，即从交出的公款中提出1万元，作为诱骗廖去桂林的旅途费。

但是，由谁伪装交通去送这字条和路费呢，我把几个叛徒特务找在一起，让郭潜挑选，他看了又看，默不作声。在我催问之下，他说：“廖承志这个人很机警，我看还是请庄先生亲自走一趟吧。”他这一说尽管使我很突然，经细想后，只得应从了他。

于是我指定由行动队长李刚，率领行动队员陈文卿、王

鹤林，连我共四人，参加这次秘密逮捕廖承志的行动。30日下午2时出发前，我特地去第七战区长官部联秘处找主管丁秘书告知此事。姓丁的听完我的通报后却说：“余长官早奉有密令，发现廖承志立即干掉。你们不必插手，只要把廖承志去的地址交出来就行了，由我们去办。”听完他的话，使我大为惊讶，便向他说明：“我们也是奉命前来办这些案件的，上方只准我们逮捕不准伤害。”便没有交出地址，匆匆离开，决定先行下手，然后押回泰和。于是立即赶回，乘省政府向民政厅长借来的小轿车出发了。

途中我不免忧心忡忡，此去人地生疏，遇到麻烦怎么办？好在这个司机是当地人，对附近情况熟悉，从谈吐中知道他是个国民党员，于是便告诉他此去乐昌的任务，请他在必要时协助，他满口答应。

车到乐昌火车站，已近下午4时，问明下午去桂林的仅有6时一班车了，时间紧迫，由我带王鹤林急急进入市区。我按地址找到了廖承志居住的那条长街，嘱王鹤林隐隐随我之后，注意我从哪一户进去，看清门牌号数，如果一小时不见我出来，就得进去试探情况。我则先行，约10分钟后到达廖的住处。见大门开着，我走进堂屋里，看到一位老奶奶，便问她：“周先生在吗？我是来看望他的（廖在这里化名是周织）。”她答：“周先生在冲凉（洗澡）呢。”答完便高声喊道：“周先生，有客。”只听到侧间屋里有人应了一声，我便坐下等候。不一会，廖承志开门走出浴室，我见正是郭潜所说的形象，便迎上前去低声说：“周先生，老郭要我带一张条子给你。”随即将条子递给他。他看了一下，便领我到前面房间，让我坐下，我即从小提箱里取出“法币”1万

元让他点收，他点收以后，倒了一杯茶给我，还招呼我坐下。我看他很平静，象在思索什么，便问他：“周先生，今晚你就要上车去吧，要不要我帮你整理行李？”他答说：

“我要先去曲江（即韶关）再去桂林，今晚不想动身。”我听了一惊，心想糟了，没希望了。于是勉强说了一句：“我听老郭说，要你今天去桂林呢。”他回答：“我知道。”我看那情形，料他是不想走了，就随便搭讪：“广东这地方不错，我第一次来，讲话就很感到困难。”他便问我：“你过去在哪里？”我说：“我向来在江西，老郭在江西的时候，我常跟他在一块。”接着他说了一句：“难怪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你呢。”这时他正在寻找什么，忽然抬起头来对我说：

“你回去对老郭说，最近曲江有一个人在黄包车上被拉下来抓走了，要他注意。”我应了一声，度情并无怀疑，还可拖得下去，便又说：“你说要去曲江，要不要老郭等候你？”他却突然反问“为什么？”我一惊，感到不该问，接着又听他说了一句“我自己有事。”我又问：“那你今天是不是动身去曲江？”（我还是希望他当天去火车站）他答说：“今天晚了，不走了。”我看他并没有作出门准备的样子，想来没有希望的了，只得向他告辞离开。我才出门，王鹤林便跟了上来，我垂头丧气地对他说：“这个人不肯动身，我们只好再作商量。”

我回到火车站找到李刚，告诉他与廖承志接触的经过。我一看表时间还早，心想也许我离开后，他会立即整理物件，准备搭乘6时去桂林的车？于是我向李、陈、王三人作了侦伺布置。但是，直等到去桂林的火车开走，也未见廖承志的影子。时间已近6时半，我只得招呼同行去附近饭馆吃

晚饭。我悄悄对李刚说：“我们不能空手回去，看来只有冒险硬干。”于是商定：由我跟随王鹤林去，我进去骗他到大门口，由李刚、陈文卿从侧旁窜出把他飞快挟走，一路故意高声谈笑，混入耳目，这样出其不意，他也就不知如何对付，走出小街，便押上汽车，开到火车站无人处等候。这时已过了7点半钟，我们向司机打招呼后，便开始行动。

我们四人，到了廖公住处，看到大门已经关起，周围静悄悄的，李等三人分别掩藏起来。我立即动手敲门，边敲边叫，约近十分钟之久，才有人隔着门问：“哪一个？”我一听，竟是廖承志的声音，立即回答：“周先生，我是老林（我临时化名林子生），不小心钱袋掉了，向你借几块钱作路费呢。”他即应声：“噢！我来开你。”正当廖承志去把门打开，我便出其不意拉住他的手臂，猛向外拖，并随口说了一句：“委员长请你！”立即由李刚、陈文卿挟着他飞速离开，其时他光着背，着一条短裤，拖着木屐（后据说其时他在后院子里乘凉，听到敲门声，以为有事，他便出来开门了），突然袭击，使他不知所措，就被挟着脚不点地地出了狭长的小街，拖上了汽车，由李刚扭住，命汽车开走。

当廖承志被挟走之后，我便与王鹤林进入廖承志房内搜索，发现了一只装得鼓鼓的提包，拉开一看，衣服、鞋袜、洗面用品等，还有一大叠钞票，看样子他已作了去桂林的准备。我们到处搜索，却没有发现文件之类的东西，连郭潜的字条也没找到。陈文卿来后，我即命令他先将提包带走，我则同王鹤林留下继续翻摸搜索，仍一无所得。于是走出房来准备离开，但觉得房门、大门听任开着不好，便向着黑暗的里屋高喊：“请哪位出来关关门，我们走了。”可是叫了五

六遍，也无人应声，我们只得把房门拉上，又把大门带上，然后急步赶回火车站。

月光下，看到廖承志默默坐在车中，由李刚、陈文卿紧紧地挟着他，这时我不免得意起来，我对着廖承志说：“小廖先生，你不要慌，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他的回答是一声冷笑。我又开腔：“小廖先生，老郭写的那张字条呢？”他置之不理。这时我为没有搜到任何证据而感到遗憾，再者，廖公住所的门都没关上，不如再回去看看。于是我又带着王鹤林转身而去，走到门前用力一推，大门已闭上，我轻轻敲了几下，小洞门开了，一个妇人探头外望，略显恐惧之色，问：“哪个？”我便说：“我是下午送钱来的，因为有紧急情况，所以又来帮周先生离开这里，大概他两星期会回来，特要我来告诉你不要挂念。”她边听边伸伸头向外左右看看，这时门外皓月当空，只有我一人站在那里，别无可疑，她望了又望，面色缓和下来，还说了一声：“谢谢内（你）。”这样，我便认为把她哄骗过去了，虽然未能再进去搜索，内心还是感到满足的。回到车站已近午夜。我上车与廖公并坐一起，命车从速返回韶关。

一上路，我开始向廖公进行诱说，叫了一声：“小廖先生”之后，就问问他身体好吗？工作忙吗？和老太太（其母何香凝）经常通讯吗？他似答非答，语带笑声，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我沉重地说：“小廖先生，这次不同上海那次，你想离开就不容易了，除非你愿意转向……”我话还没说完，他便哈哈大笑起来，慌得我说不下去。停了一会，我又说：“小廖先生！你大号叫承志，你应该一心继承廖先生的遗志吧。”只听他厉声反问（车内无光，不见形象）：“你

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死的？”如同一声惊雷，使我不知所措。稍停，我嗫嚅地说：“他老人家总是始终信仰三民主义的吧？”接着，又听他“哼”的一声，即默然不理我了。当时我以职责所致，还是想方设法与他扯谈，问他平时爱看什么书，对三民主义有什么批评，今后生活里有什么需要等等，他一概置若罔闻。我又说：“我们一定保护你的健康和安全，一定会给你充分考虑的机会，希望你先不要太固执。”他仍然不予理睬。过了一会，他却斩钉截铁地说：“告诉你们，请你们捡几根骨头交给我娘。”他的话，使背叛中共的我，不免隐隐自惭，同时也担心他此去韶关，会有生命危险，于是决定当夜把他送往江西。

车到五里亭时（距市区五里）我就命令车停下，要王鹤林与陈文卿在车上看着廖承志，而我与李刚同去市区另雇汽车，将廖换车押解江西泰和。时已是31日凌晨2时，我们刚走到市口，陈文卿气急败坏地从后面赶来，叫着说：“人已被一群宪兵强抢去，押在江中艇子里了。”我惊问所以，陈喘着气说：“你们走开以后，司机就说下车小便，去了好久，便来了20余名宪兵，要我们都下车。我下车问为什么，他们不理睬，凭着人多，强把犯人押走。我同老王只好跟着看清楚押入江中一个艇子里后，由我赶来报告。”我不由顿足叹气，心想，这个司机准是个军统，电话报告了秘书老丁，所以来这么一手。

我们一行只好返市区休息，立即草拟电文报告中统局局长，要求火速建议“总裁”（蒋委员长）让廖承志活着比杀死有意义得多，务必电令余长官同意将廖解去江西。天明后，我向颜福华等宣布，今天的行动改期。然后匆匆赶到联

秘处找丁秘书，见后便大声说：“我已去电中统局长转告委员长，不能伤害廖承志生命，这事务必请你注意。”他似应非应地点了一下头，随口说了一句：“深更半夜你们把犯人停在那里，不安全吧？”我也就置之不谈，回返住处休息。大概是6月5日（我们已离开韶关去大埔），余汉谋奉蒋介石电令，派车让王鹤林解廖承志去江西（王是我预留在韶关的），余并派了几名武装护送到赣州。

1942年6月中旬，我从大埔回到韶关，王鹤林向我讲了廖承志解赣途中的情况。在廖承志解赣之前，在韶关的孔照新、王鹤林曾接到冯琦电示，要王妥善地将廖承志解到赣州的一个招待所。待廖承志解到时，冯琦（叛徒，原名徐锡根，投敌后任中统局专员、高干会主席兼江西特种工作办事处主任）已在门口迎接，以老朋友的态度，与廖承志握手问好，廖则毫不介意地嘻笑相应，冯向他说了一句：“老朋友又到一起来了。”廖则“哈哈”一阵狂笑，面显威严地未予置答。冯带他到空房子里坐下，继续和他扯谈，廖则有答有不答，有时讥笑相应，态度非常随便，好象并无其事的样子。后来冯琦大概认为一时谈不下去了，便命行动人员照顾其休息。王鹤林还告诉我：“冯委员曾要求蒋专员（即蒋经国，其时任赣南区行政督察专员）与廖见面谈谈，但一再遭蒋拒绝，当时我们都感到奇怪，冯委员为此面显不快之色。”

后来冯琦也向我讲了一些有关廖承志的情况。冯说：“小廖这人真难弄，态度很随便，和他谈什么，老是打哈哈，什么话也谈不进去。我凭着一番热情去劝他，他往往以冷笑相对，丝毫不肯表示态度，真没办法。我曾想让与他关系较好的小蒋去同他见见面，或许可以影响他。可是我一再要

求，小蒋始终不肯与之相见，这真令人感到意外。”后来我和廖承志接触多了，才回想到蒋经国不愿与他见面，是显得明智的。大概蒋经国深知廖的为人，与他见面，既不能说服他，也不能影响他，徒增他的反感，甚至受讥笑，难以下台。

当年6月8日或9日，冯琦从赣州把廖承志押回泰和马家洲，将他关进了以“青年留训所”为名的集中营里。该所是1940年夏由江西省会警察总队长奉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之命，为临时急需关押所谓“左倾文化人”案犯而在附近松山村的一个祠堂略加修筑设置起来的，并不符合一般监狱条件。冯琦命该所腾出一间不足10平方米有门没窗，在高处有壁洞透光透空气的小间，关押廖承志。睡的是木板铺，每日三餐吃的是糙米饭，没油菜。这里给廖承志唯一优待的是准自费添菜，有病时吃“小灶”（职员伙食），每日三餐。大小便须向门外巡逻的“服务员”（看守）报准，在其监视下上厕所。遇到晴天才被带到大门口篮球场“放风”，时间仅10分钟左右。

廖承志是被作为中统江西省调统室寄押在该所的犯人。该所对他只负责监管，不过问案情。至于政治性的谈问，仅由冯琦和我二人掌管，连当时的调统室主任章志纯也不过问。不久，我在破获中共南委之后，将被捕的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长涂振农亦分别寄押该所，但与廖承志相隔较远，不让他们彼此知道。

1942年9月间，中统局在冯琦的一再要求下，撤回章志纯，派我回调统室，兼充该室主任（1938~1939年间我曾充当该室主任年余）。冯琦与我相约，至少每半个月一次，轮